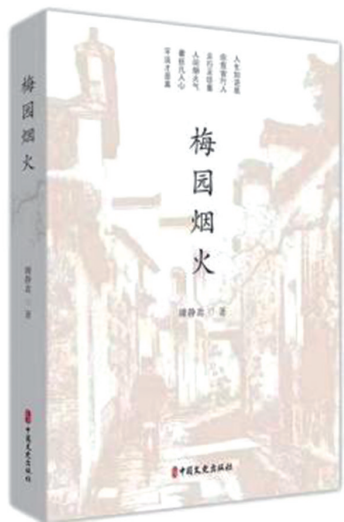




《梅园烟火》
璩静斋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23年5月出版

一直觉得自己是城市的“边缘人”。从皖西南那个叫金拱的小乡镇来到京城，真真切切过了二十多年的活，始终没有融入这个光怪陆离的大都市，最深的记忆依然定格在故乡遍眼闪绿的田畈、飘着槐花清香的幽静林间小径，依然定格在那家家户户随意敞开、随意可去闲串的温馨木质门庭，依然定格在那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呼儿唤女的热闹村暮场景……“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记忆中，故乡的每一个日常都充满人间烟火味，那是一种接地气的寻常生活，让人感觉踏实，感觉欣慰。

曾经天真地以为，从故乡走出来，终究还是能回去的，甚至还念想着有朝一日退休一定要回乡安度晚年。念想着建一个不小的庭院，在院四围栽上各种绿植，让它们自然形成绿色篱笆墙；请掘土机在院落角落挖一湾小池塘，塘里放点鱼花（鱼苗），种点莲藕；在院里整一个小园，种些应季的菜蔬；在小院中间搭建一个藤萝架，架下垒一方石桌，再摆放几张石椅，没事的时候，坐在那里喝喝老家的绿茶，看看天上的游云；念想着会不时有笑微微的乡亲过来串门，闲聊一些乡间逸闻趣事……只要自己愿意，这样的农家小院生活可谓唾手可得。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的这些具象感十足的念想渐渐变得支离破碎，渐渐抽象成一片“混沌”。

前些年回乡，“混沌”感越来越强烈。脚下还是原先那块一如既往的敦实土地，头顶还是那穹一如囊昔的广袤天空，一样的和风，一样的星辰，要说不一样的，是人境与人心。

记忆中那些通连四方的路条，原是光敞敞的，不知何时被埋葬在各种疯长的杂草丛中，难觅往昔踪影。鲁迅先生曾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可是现实的模板却被悄悄地翻到反面：地上原本有路，走的人没了，也渐渐没了路。

回乡的那些日子，白天走在被冠以“新农村”美称的村落间，大半天竟然见不到一个人影，看不到家禽家畜的活动

迹象，偶尔撞入眼帘的，是从附近草莽中蹿出来的野兔，从棕树林中悠闲飞鸣而出的鸟雀。

偶尔也能稀稀拉拉见到三五个乡亲，那多半是留守的老人，或是（由于家庭原因）不得已暂时留守的中年人，有意上前与之闲聊，他们聊

乡 念 ——《梅园烟火》后记

璩静斋

的多半是些生活的苟且和混日头的无奈。

一位老人说起他带的孙子，不时摇头叹息，说小狗日的如何如何淘气，书不好好念，成天就恋着那个“屁壳子”（电子游戏），他娘老子不在身边，管狠了，小狗日的就跟他妈她家婆告爹爹的黑状。老人倒是羡慕自己的老伴舒服，早睡到黄土堆里，留他在这个世间熬活。

不知道怎么去宽慰老人，只是安静地听老人诉说。或许是有人倾听也是一种安抚，道别时老人笑了，说看我净扯些什么白，让你笑话。

在乡间，像他这样皱巴巴过活的老人，为数不少。

老人们爱念叨过年，说过年才感觉有点人情味。每年年关前后那几天，乡间人来人往，热闹非比寻常。

春节是一道“诏令”牌，诏令城里捞生活的乡亲们返乡过年，跟一家老小团圆几天，他们又好像候鸟一样离乡，飞散到四处觅食。生存永远是大家的第一要著，长期对物质的巴望在不经意中萎缩了精神需求，昔日那些传统节日娱乐样式（如舞狮子灯之类）被普遍视为“没有意思”。

如今乡间过年不过是形式，过得很虚浮。年夜饭吃过，从荧屏上找找乐子——看看电视娱乐节目，追追无厘头影视，玩玩手机游戏，或者凑几个牌友围坐在一起通宵达旦地打打麻将，倏忽间，旧年历就彻底“翻篇”了。

最近两三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回乡。听说老家那边变化很大，基本上被城镇化了。家宅后的那片坡地被推掉，整平，原先的一些灌木丛、枫树已经被一些观赏花草所替代。家宅附近的那口大水塘周边也被加以改造，修建了供人休憩的长廊凉亭。

今年暑期，定居城里的二姐回了趟老家，随手将水塘与长廊凉亭拍成短视频，发布在她的快手号上。每一个镜头记录的都是并不稀见的风物，呈现一派宁静与祥和的景象：清凌凌的水塘微波轻漾；塘边一排低矮的女墙上垒着一对白色墙墩，墩上安放着一红色条龙舟，龙舟造型小巧端庄；两三尺开外，是褐色的仿古长廊凉亭，亭顶的木梁上有间隔地悬挂着古朴的方形六角宫灯，每盏灯面上印有“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字样，在夏风的吹拂下，宫灯红色的流苏悠悠荡荡……

二姐在视频下配了点文字：故乡的风景/美丽家乡/不管是多少年过去，家乡都是最熟悉的地方……她选的配乐是那首令人百听不厌的陶笛版《故乡的原风景》，伴随美妙的旋律，长廊凉亭，龙舟宫灯，南风轻舞，分明感受到一种诗意美，但又觉得似乎少了生机与活气，因为长廊凉亭里没有一个乡亲，水塘里没有一只鸭鹅，天空没有一只飞鸟。

随后跟二姐微信语音通话，聊了聊她回老家的情景，她也不无遗憾地说，美是美，可惜周围看不到一个人。

置身于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大都市，又心心念念记忆中那个自然、纯朴而又富有烟火味的人气旺旺的故乡，只是如今的故乡早已不是昔日记忆中的模样，难以再安放孤独漂泊的灵魂。

每每想起故乡的诸多人事，昔日的，如今的，有种难以言说的寥落感，总希望能用有形的文字将它们记录下来，以求得精神的慰藉，于是便有了《梅园烟火》的问世。

智慧与哲理的诗性闪光

——读李长瑜诗集《在众生中被辨识》

徐良

读诗，是一件极其辛苦的事情。欣赏一两首简短的爱情诗当然不能说明什么，但要通过一些抽象的诗句，走进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窥见他的内心世界，绝非一件易事。

在假诗歌之名而热闹非凡的诗坛盛景中，诗人李长瑜保持着一份冷峻和智慧，像他对待自己的人生一样，认真地对待他笔下的诗歌。翻开他的诗集《在众生中被辨识》，很容易就被其中一些简洁的诗句所打动，这些简洁的诗句，不仅闪烁着诗人的智慧，更饱含着生活的哲理，当然，在时下求新求异的诗歌浪潮中，这种冷峻的诗歌态度，这种传统而智慧的诗句，足以让诗人能“在众生中被辨识”。

无可否认，李长瑜的诗歌技巧是娴熟的，他完全明白节奏在现代诗歌中的重要性。节奏，可謂是现代诗歌的生命，形同于人的脉搏，紊乱不得。诗歌的节奏，如何把握，并非玄之又玄的东西，明白者自可调遣几个关键词，便迎刃而解。反之，也有不少诗人，不在意这些重要细节，完全保留自己毫无遮拦的诗情个性，把诗句弄成癌变的“肿瘤”，臃肿无比，经络全无，最终得不偿失。李长瑜很谨慎，他对待诗歌很严谨，也很智慧。《记录》《那一夜》等佳作，在简短平实的叙述中，诗歌的节奏紧凑、张弛有度、意味深长。李长瑜更善于借助充满生活气息的语言，牢牢抓住现代诗歌的音乐表现力。诗歌《采玉人》结尾写道：“你不要太想家啊，不要太想家”，这种口语式的反复，让诗歌朗朗上口，也让诗歌的情感更上一层楼。

当下诗坛，并不缺乏文采飞扬和厚重复杂的诗歌。李长瑜没有跟风，他保持着一份冷峻和传统，依旧用极其凝练、简洁、朴实的语言，表达他最智慧、深沉、哲思的生活。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诗人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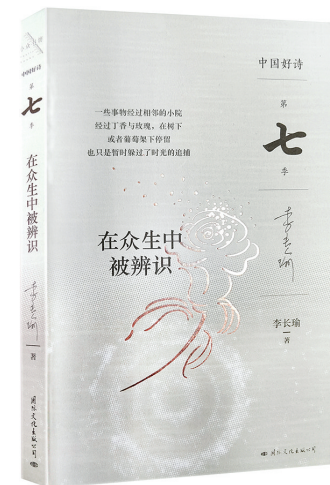
无论是写什么题材，李长瑜的诗歌都有其明显的特点：具备冷峻而智慧的思维，追求诗歌语言的简练和诗歌意义的完整。诗歌《纪念》《七月十五》等，是对现实的审视，是真实的生活现场。诗歌《浮云》写道：“会当凌绝顶，看危崖，也看浮云，看它的安详，也看它轻慢地划过松枝，或是静谧地托着落日。等它托不动了，世界的另一面，就要日出了。”诗人的智慧与通透，渗透进他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诗歌《在自助果园》写道：“旁边是棵梨树，一个陌生人，一边摘梨一边对我说，苹果现在还不熟，梨可以了。说完挑了一个大的，递给我。”这仿佛有点“口水诗”的影子，不过结合上半段的诗句“我们多像这些果子啊”，正是在如此口语化的表达中，让读者又在不经意间地被触动，诗人这种偶然的遐想，恰是诗

歌的“别趣”，收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诗人把他生活的闲情和思想的智慧带进了另一种沉思和哲理的更高境界。

诗歌作为文学殿堂里骄傲的“宠儿”，往往固执地坚持着阳春白雪般的“清高”。其实，诗歌也是生活，优秀的诗歌往往也最靠近生活。《读报》一诗，在错综复杂又包罗万象的信息里面，世界之大，“土豆白菜和挂面”之白谦，这又何妨？诗人终是道出了自己的“心思”。诗歌的语言，虽空灵跳跃，但一样是诗人内心世界的真实反射。“你站的树荫下，还站着另外一个人……”诗歌《无所思》在对“友好地经过了你们”的轻描淡写中，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了诗人生活的闲情和思想的细腻。

诗人往往是孤独的理想主义者。诗歌《现实》让我看到了李长瑜面对现实无奈的另一面。他对自己人生的书写寄予了绝高的期望，“可这本书，已先于我逃亡了，我的书架上，开满了尘世的花”。当然，这种无奈其实算不了什么，或许正是现实生活中诗人需要的另一种生活智慧。表面上看，诗集《在众生中被辨识》中有太多诗歌过于“空灵”而缺乏“关注”，诗集中大部分诗歌都是以诗人的生活现场为切入点，在对生活现场的叙述中表达诗人的情感和哲思，但这也可以说是李长瑜诗歌的特点，他的诗歌“没有口号，不喊主义”，他的诗歌从生活中生长出来，带着强烈的生活气息。他善于借助不起眼的细小的生活现场，进而深挖生活背后的原因，剖析自己内心的情思，诗歌《火烧了一夜》，就让我体味到诗人内心深处某种细腻的愤怒。

诗歌，毕竟是自由的。诗歌可以爱恨情仇，可以天地苍生，当然，诗歌也可以赋予哲理，可以充满情趣。智慧的李长瑜，把生活过成了诗歌，把诗歌也写成了幸福的生活。他的诗歌，如他的生活一样，以冷峻的态度，书写着生活的智慧和哲思，不失为现代诗界璀璨星空中一束耀眼的亮光。



《在众生中被辨识》
李长瑜 著

2022年10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